

筆下心弦

我固執？

小思 |

原名盧瑋鑾，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榮休教授，著名文學學者和教育家。活躍於香港文化活動，曾獲香港教育學院傑出教育家獎及香港藝術發展局傑出藝術貢獻獎。

沒考究過廣府話「固執」的定義，只知道香港話說人「固執」，大抵含貶義的多，說某人一成不變、堅持己見到無可理喻、屬於「唔化」，就會加多一句「固執到死」去形容。

我從小到大都給人家指著說「固執到死」。

我無論在甚麼地方見到老師、長輩，一定站定、兩手垂直躬身行禮，小學時同學叫我的綽號「九十度」，是有來源的。六、七十年代，還沒流行橫過馬路要看行人綠燈的習慣，我與一群朋友過路，儘管沒車駛來，我也不走過，多少次友人全過去了，回頭看我獨自呆立等綠燈亮，他們總說「由她罷，固執到死。」教學生涯中，教了好多年英文中學，學生全用英文名字、半英半中對話，我堅持對著我，必須用中文。也許他們口中不敢說，心中必嘀咕「唔化到死」。直到今天，認識我的人，都難忘我只說「再見」不講「Bye Bye」。（中文寫作「拜拜」，還是在說英文呀。）寫電郵公函給我而用英文名的人，不少收過我回函問：「對不起，請告訴我你的中文名字。」我固執不叫中國人的英文名字。

上述例子，足證我的固執程度。可是也有例外的時候。當年崇基書院大四通識論文課給我指導過的各系學生，相信都記得上

我課提報告的痛苦情狀。因為他們來自不同科系，口頭表達，習慣中英語混合，忽然要純用中文，曾有學生恍然大悟說：「原來要講純中文咁辛苦嘅」。有一次，我給他們雜用了英文，只因題目與護理系專業有關，而名詞竟尚無中譯，我屈服了一次。近年，我又屈服了，就是智能手機常用的一種功能：WhatsApp，沒有中譯，無法避免每次叫人說「你WhatsApp俾我」，就渾身不自在。

最早學得「固執」一詞的正面意義是在《中庸》：「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高中三那年，中文科要讀《四書》，經吳天任老師溫文解說，才理解要固守不移的必先有重要前提：擇善。趕快反省，歷來給人「固執唔化」所作所為，仍是出於善的目標——守禮、守法、守好講與寫中文本份，也才釋然於心。只要尋得原意是善的事情，固守原則，非死鑽牛角尖，非不問好歹，非出自私心，那固執，就是誠。沿此解釋，我再反省，對上文所說的屈服，也可釋然了，因為那兩件不固執的轉變，並無惡意。

我固執！但必須時刻反省，所擇的是否善。我不固執！如所擇有礙於善，則應趕快轉變。應變成全好事，也是一種誠。

我固執？應該是。

林超英 |

前天文台台長。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香港政府環境運動委員會主席。小行星 64288 號以林超英命名。

十三歲的維園星空

十三歲，在英皇書院唸中二，參加了童軍活動，為了一點虛榮決定考取無人擁有的觀星章，除了小學六年級自然課的小量天文知識，我其實甚麼星座都不懂，買了一本童軍專章參考書，某個晚上去了維多利亞公園，跑到公園西北角黑暗的小山丘，舉頭上望，第一次認真地觀看天上繁星。

那時沒有城市光害，也沒有污染，空氣清澈如無物，黑夜是黑夜，星空是星空，眾星有如閃爍的寶石，鑲嵌在半球形的黑幕上，在寧靜的氛圍中，心中浮起淡淡的舒暢。眼前就是美——簡單的美、無色的美、無言的美、直率的美，不用甚麼背誦、學習、鍛煉，只需要給自己一刻閒暇，把心放下，讓直觀自由翱翔，世俗的煙塵隨風飛逝，人與自然之間再無障礙，兩者直接連通，融為一體，這種感覺是人間最高的愉悅，是無價和無可取代的。

心神回到腳踏實地的人間。天上繁星太多，第一次觀星的我要辨認星座絕非易事，幸而心情好的人特別有耐心，經過反覆搜索和推敲，終於找到大熊座的尾巴，即是俗稱七斗星的斗柄，成為進入天文學的開門鑰匙。由七斗向外輻射伸延，其他星座一一呈現，剎那間整個天空與我有如久別重逢的朋友，很熟落，很親切，卻又保留了少許一點距離。這片星空印象彷彿在我的

基因裡面沈睡了漫長的歲月，此刻隨着維園的邂逅而驟然甦醒，在睡眠矇矓之際，與自然連通的感覺反而顯得浪漫而實在，令人沈醉得幾乎不願意完全睡醒。

人類在地球已有二、三百萬年的歷史，我猜想在過去夜空更黑的年代，繁星肯定比現在燦爛，我們的祖輩躺在地上仰視天空，人天連繫，其樂無窮。年復一年，星光積累留在人類腦袋深處，隨着歲月的沈澱，成為基因（或曰意識）的組成部分，所以每次觀天，人心中的星空得到真實天空的印證，歡喜之心油然而生。可惜自從人住進所謂現代大都會，生活匆忙，終日低頭辦事，下班也根本沒有閒暇抬頭看天，繁星雖在但是心中無星，基因裏的星空漸漸就被光污染和空氣污染掩蓋了，漸漸地人失去了與天空交往的緣分，沒有自然滋潤的人心相信離枯萎不遠。

無論有多陶醉，人總有醒來的時刻。成功認識星座後，人輕鬆下來，眼光隨心在夜空漫遊，留意到雖然大部份星是白色的，但是也有些帶有黃色、紅色，或者藍色，心念轉動，浮起「天空究竟是甚麼顏色？」的笨問題。大部份人都會認為天是黑色的，但是我想到星有顏色，表示來自星體的光線穿過虛空的宇宙來到我的眼睛。至於星與星之間的虛空，不會發光，也就沒有光來到我的眼睛，那麼這片虛空準確地說應該稱為「無色」，而不是一般意義的「黑色」。

心中念頭再動，剎那間，我感應到所謂「無色」的方向，其實是沒有星星擋在中間的遙遠無涯，眼前的天空不是塗了黑色的半球體，而是一個無限大的宇宙空間，而我站在小小地球之上，隨着地球在眾星中行進，感覺與身處浩瀚大海中的孤舟相似而更加孤獨，那一刻我感覺自己前所未有地渺小，面對茫茫宇宙，只有謙恭，再無其他。回家路上，我感覺到輕鬆自在，也許人認識到自己的卑微是一種恩賜，因為可以消滅自以為是帶來的種種負擔。

十三歲的城市小子，本來活在擠迫的空間中，受着城市價值觀念的包圍，幾乎肯定會感染追逐名利的俗世通病，命運讓我幸運地碰上維園的星空震撼，心神連通了六合無窮的宇宙，此後人生路上，可以隨着本性生活，不管遇上甚麼麻煩，又可以回到我的心田，重新認識自己的卑微而把波濤洶湧的情緒消融，從大處着眼，從容應對一道又一道的難關。

朋友和同事都奇怪我有「病態」的樂觀，凡事傾向突出正面，天塌下來也似乎無動於衷。原因十分簡單，觀天讓我明白，我只是宇宙的過客，大概比塵粒還要渺小得多，這份謙卑陪伴了我半個世紀，幫助我渡過人生路上的無數險阻。

十三歲的維園星空，是上天賜給我的最大禮物，讓我開竅，讓我一生平安，也許上天為所有人都預備了同樣的禮物，關鍵只在我們的心窗是否打開。

許誠毅 |

電腦動畫師與導演，曾參與多部動畫製作，有「史力加之父」之稱。



星空下，讓我們擁抱夢想。

許誠毅

保持冷靜 堅定向前

黃修平 |

電影導演。作品《狂舞派》獲第三十三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六項提名，他亦憑此影片奪得新晉導演獎項。

我的電影常被認為是環繞夢想的主題，這其實是令我有點尷尬的。拍《狂舞派》時，我從沒意識到這是關於夢想的電影。我和很多身邊的人，每天都活在如戲裡角色的世界中，很努力去做自己喜歡的事，而不會把夢想掛在口邊。

到拍《哪一天我們會飛》，我確是多一點自覺去談及夢想這個元素，但我也不會說這套戲的主題就是講夢想，更絕對不是甚麼鼓勵人要追夢。它提到的反而是我們往往會把夢想看得太簡單。

如果你喜歡的是畫畫、踢足球、寫作、玩音樂，這些看似與經濟沒有很直接關係的活動，那麼無論是過去和現在的香港，都從來不是一個讓你發夢的好地方。現在香港正處低氣壓、社會分化，理應更難追夢，但反而社會上似乎有更多人講夢想，為甚麼呢？

現在的年輕人要買樓一定比從前困難得多，但無可否認，我們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條件，一定比三、四十年前好吧。所以現在有更多的年輕人，不會只求溫飽、物質上的滿足，而是重視心靈上的富有，包括追求「自己喜歡做的事」，以及「對社會的理想」。再者，由於資訊和科技發達，現在的人，無論要發掘和展開「自己喜歡做的事」，以及對社會對世界資訊的接收

與回應，也一定比從前容易得多吧。這本應是一個百花齊放的年代。然而，這些心靈上的價值追求（即所謂夢想），比起生活衣食住行等物質條件的追求，卻是更難去量度。而且你的夢跟我的夢可以很不一樣。更糟糕的是，你的夢想可能阻礙到我的夢想。

上一代人都紛紛說，年輕一代未捱過苦，被寵壞，太理想化，太不切實際了。我卻只能說，這是沒辦法的。年輕人確是普遍未受過上一代的艱苦，但這是誰的錯嗎？況且，既然已經活在一個更富裕的環境裡，不就是應該有更高理想的追求嗎？難道我們為了社會多些安寧、易些管理，而寧可年輕人少些見識、少些發聲、少些觀照良心嗎？人類的文明不能開倒車吧。所以，即使社會很混亂，我們亦只得沉住氣，共同去承擔，憑良心，忠於自己一步一步的繼續走下去。

人們常叫我說些話鼓勵年輕人，但我最想說的，其實是年輕人鼓勵了我很多。如果硬要我老氣橫秋地給點甚麼意見，請容我說：「Keep calm and carry on」。你們很多已經夠熱血了，但我還是相信一種「既熱血又冷靜」的狀態，才是最好去成就事情的。放下自我，不受情緒影響理智，才能判斷甚麼應該、值得、可以去做；甚麼是不。時間一定是站在年輕人一邊的，這不是故意挑動世代分化，而是不得不承認的客觀狀態：後浪一定會湧上來推過前浪的。只不過，人的精神還仍能憑意志超越年齡：年青不在年齡，而在心態和精神。

神奇「呂」俠

呂麗紅 |

元岡幼稚園校長。應聘全港最低薪酬校長，成功挽救元朗錦田元岡幼稚園避免殺校危機，其故事被改編成電影，在社會引起迴響。

市民給了我一個綽號——神奇「呂」俠！

這個稱號，讓我常常想起當年的我，除了傻勁之外，真是咬緊牙關，有淚在心裡流。面對難關我仍是笑嘻嘻的，還記得從梁浩深校監先生得知因為是村校，所以必須為校舍做每三年一次的專業評估，評估收費約六千元，如能找到相熟的專業結構工程師處理，或可以三千元完成評估報告……唉！哪裡來三千塊呢？學校的門窗、洗手間、冷氣機……還有更多需要修葺處理的啊！但是我只笑說「三千塊！又要儲錢了，哪有三千塊呢？呵呵呵！」真不知道是母親遺傳的樂天個性，還是我真的知道，往後的路更崎嶇！

因為學生人數太少，雖然當時已經由五位，增至八位，但是仍是只有幾位啊！往外的學習參觀彷彿難上加難。怎安排旅遊車呢？難也得處理，要讓孩子得到多方面的學習，參觀是少不得的！那怎麼辦好呢？一鼓作氣，約好家長、義工，一人一票，即是一人一張「八達通」票，一行十多人，浩浩蕩蕩地乘公共巴士去元朗市參觀警局去了。能排除萬難，紓憂解困，給孩子好的，身為老師，心裡是溫暖的！此外，為求學生能愉快上學去，「家

訪」是必要的。能於課堂以外幫助他人，讓社會被遺忘的角落，再添溫暖，即使工作有多艱難，也願意一試。

這是一個香港老師的故事。香港的教育路從來不易走，但身為一位老師，總對教育有一點熱情和承擔！當教師是一份以身教，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工作！我便是憑着這一份使命感，決定重執教鞭，以 20 多年國際幼稚園的教育經驗，到鄉村去作育英才，教書育人。

這件事對很多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酬勞少、付出多」並不符合大多數人的盤算。現代人追求的是即時回報，說愛與付出，大部份都是有條件的，沒有人願意相信世間上真有人不計成敗、不計收穫，卻只管付出。

我卻一直認為能當上老師，作育英才，把文化、知識傳揚，能幫助幼小的學童上學，反而是得到很大的祝福！我並不是做了很多很多，只是堅信推己及人，守望相助，是香港一貫以來寶貴的核心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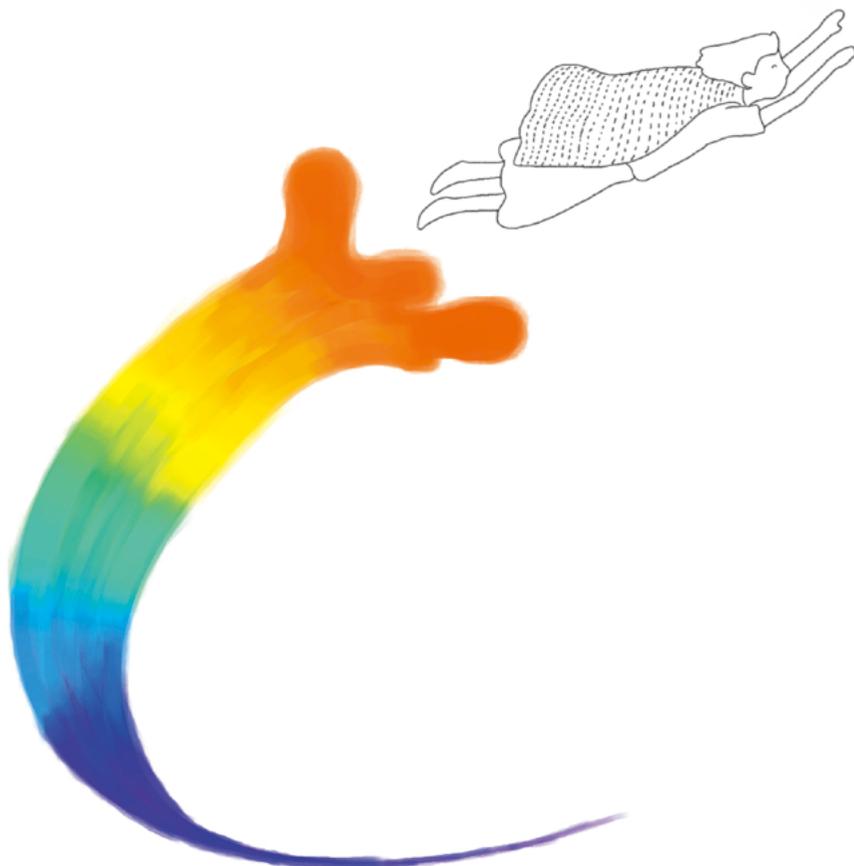
現在除了學校的工作，還常到中學、大學講學，與青年人分享經驗。當我細說救校的真实經歷，困難處處……青年人的臉上，總是掛著難以置

信的表情，那正正就是我希望他們思考的，我願意作為最低薪校長的原因——為什麼有人不可為而為之……還是事在人為？

總不相信有錢萬事足，因為我們還有理想！

「呂」俠不易做！教師工作是一份言教、身教的任務，需要持續地付諸行動，說來一點也不容易。唯希望各位，在挫折、難關面前，莫忘初衷，不讓心裡的信念、熱火，輕易熄滅，憑著不輕言放棄的努力，以個人的專業，服務他人，讓我們的香港，更美好、更溫暖！

這是我與元岡幼稚園的香港故事，又能帶給你多少啟示？



堅持

麥陳尹玲 |

前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校長。曾任香港教育學院羅富國分院院長，並曾獲香港優秀教育工作者選舉傑出教育方法獎。

四驅車跑在貫通塔克拉瑪干沙漠南北的公路上，年青的隊友們都打瞌了。這也難怪，七月，刺眼的豈只是烈日，綿綿不絕，沒有盡頭的沙子，數千年來都在訴述同一個寂寥的故事——旱、炙。來自南方安逸大都會的小伙子們，哪有興趣多按快門。倒是條件反射地對映入眼簾的車速限制作例行抱怨：「四十公里！真荒謬！不怕悶壞人！」

我沒有回應。沙漠公路兩旁都必須要先用結扎好的乾蘆葦埋成寬二、三十米、縱橫相連、一米見方的「草方格沙障」，才能開始在靠路的方格上插上紅柳枝。林場工人至少要插二十鍬才能完成一個方格。塔里木沙漠公路全長 522 公里，億萬個的堅持和重覆，才能鋪出漫無邊際的草方格地氈，罩住滾滾流沙。但要這些耐鹽耐旱的上天恩賜擋著風沙讓公路免被沙埋，還要水管從四公里外的水井把珍貴的涓滴按時準確地滴在紅柳條上。儘管如此，有些路段，蘆葦沙障和紅柳都敗陣了，細如粉塵的沙子一下子便會令不懂得慢駛的車子飄移失控，而這，還是不起風的七月天。打瞌了的隊友當然沒有注意到烈日下竟然有工人默默地在公路上掃沙子。

司機說可以在下一個管理站停下來，讓大伙兒到真的沙丘上走走。興奮極了！儀器計說室外溫度是攝氏 50 度，隊友們錄得沙面是 61.5 度。七彩的汗衣一下子掩映在伏濤逶迤的沙海中，好不容易爬到丘頂的隊友，使勁地嘗試從坡上滑下來，繽紛的色彩、燦爛的臉容、忘懷的嘻笑，直把驕陽比下去。熱沙把運動鞋也熔得裂嘴笑，鏡頭把一眾的幸福凝住了。

我的鏡頭卻不肯放過那不斷流動的沙子。泛起的波紋在腳下無聲無色地流湍。極目所見，遠近高低起伏的大小沙丘，因為沒有參照點，看來好像一幅靜態圖像，但它確實在動。我的雙腳被熱沙越埋越深，開始覺得灼熱，一股寒氣卻驀然從心中冒起。記起在內蒙磴口縣探訪過的那戶農家，在執拾細軟，因為沙子已經爬到後院；三個月後舊地重訪，房子已經埋了三分二，孤零的門鎖掛在破門上，再過些時候，沒有人會記得那裡曾有過哭笑。也記起在多倫曾四次因沙埋而要搬家的老農……。據測算，自 2000 年以來，塔克拉瑪干沙漠向南延伸了約一百公里，更迫近疆南的綠洲城市。誰更快呢？綠洲防護林的建設，還是沙子的吞噬？想起了樓蘭、尼雅、高昌，曾經人聲鼎沸、五谷飄香，曾經有遼闊的湖泊在其中盪漾。

隊友們興高采烈地在露出的廢墟上展示舞姿。

曾幾何時，我也曾迷戀那星垂平野的荒原，降伏於那眩目的驕陽，被「死亡之海」的悽美陶醉。這原是繆思給我們開的殘酷玩笑。事實是，這個佔全球陸地面積大約三分一的稱為荒漠的生態系統，雖源自上古的地質運動，卻因氣候變化和極不合理的土地及資源利用，正無聲無色地吞噬著一百多個國家，全球五分之一人口世代守護的家園。我無法走遍中國那被荒漠威脅著的 18 個省區，498 個縣，只知道若 1978 年啟動的三北防護林建設工程不能如期在 2050 年，將西北地區的森林覆蓋率由 5.05% 提高到 14.95%，生活在這些地區近四億人的生態環境和生活條件將會更惡劣，離幸福更遠。也知道如果沒有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章古台那些第一代遍地尋找固沙植物的科學家、沒有在騰格里沙漠征服流動沙丘的包蘭鐵路那些工程人員、沒有六十年代在風沙紛飛大漠奔走，繪製出我國第一張沙漠分佈圖的那些野外考察員、以及與塵沙共老的那些林業員和農牧人艱苦地為治沙工程開路，2000 年那場源自西北、席捲京津、東掩日本、南下台港的黃色沙暴，只會更頻仍。

唯有背起行囊，拿起沙鏟，遽然下跪，小心翼翼地用細沙將剛種下的樹苗覆蓋好。

每成功讓一棵樹苗成長，我們就有機會為四平方米的荒地療傷。儘管眼前的沙海無邊無際，儘管沙區有時寒風割面，或烈日煎熬，冀望無情的沙海不把孕育我們生命的大地吞噬，我們就要堅持。



海星 |

鄉師自然學校創辦人，自然協會主席。

無痕山林

我們前方有一陡峭的山坡，登山徑以急斜的方式往上攀。我在後方，看著年幼的孩子，拾級而上，六歲的小蝴蝶，追隨著大朋友，瞬間走到前方，不見人影。八歲的大女兒雪雪兔，則跟隨媽媽而行，孩子突然彎腰，撿拾在路邊的垃圾。媽媽看見，立即交給她一個白色膠袋，把撿拾來的垃圾，放入膠袋內，好把垃圾放好，並且能撿拾更多的垃圾。一切是自然而然的配合，沒有多話。孩子在沒有大人的要求下，自自然然地做清潔山林的工作，沒有感到骯髒，沒有感到厭惡，這是我家一直在做的事，也是自然學校在戶外學習時也會做的事，把山野裡的垃圾帶走，為山林回復清新自然的景觀。

我們在野外撿拾垃圾有用嗎？一次名為「淨行者」野外撿垃圾行動後的分享會，有人表示心裡很矛盾，因為我們只是把垃圾轉移到城市的垃圾箱，最後還不是送到堆填區，垃圾量沒有減少。不少人以為這樣做沒有用，因為丟垃圾的人太多了，撿垃圾的人太少了，不製造垃圾的人就更少了。

今天的自然環境，確實是遍地垃圾。人們為了享受自然山野的樂趣，會去登山、露營、燒烤、郊遊、游泳、潛水等，隨著這些活動，同時也把廢物帶到大自然。我們常常去露營，每次總能在營地的垃圾箱附近，找到大量人們丟棄的東西。說是垃圾也不對，其中大部份都是有用的，例如還能使用的營帳、燒烤碳、煲、鍋、食物、椅子、玩具、燒烤叉等，當然還有大量的包裝紙、發泡膠箱、紙巾等「垃圾」。

我們享樂自然的同時，也在破壞自然的環境。你知道嗎？在太平洋某處，海面飄浮著大量垃圾，其面積超過兩個美國國土那麼大！結果，野鳥以為垃圾能吃，拿回鳥巢餵飼幼鳥；死去的鯨魚、海龜、野鳥腹中，充滿著膠袋等垃圾，終於活活餓死。垃圾引致野生動物死亡的事件，天天發生，若把廢氣引致溫室效應加劇也算進去，城市人可算是野生動物無形的殺手。

因為愛護環境，因為喜歡沒有垃圾的大自然，因為愛護野生動物，儘管我們無力改變主流文化，即使撿垃圾這行動看起來是這樣微不足道，我們也能盡力而為，減少對大自然不必要的傷害。這樣做也為孩子親身示

範，何謂擇善固執，人有所為，亦有所不為，生活不是為了別人的目光，而是為了我們相信的真善美。

美國在八十年代推動一項為「無痕山林」的教育活動，提出享樂自然的同時，也要堅守七大原則：

- 事先充分的規劃與準備
- 在可承受地點行走宿營
- 適當維護環境處理垃圾
- 勿取走任何資源與物件
- 將營火的使用及對環境的衝擊減至最低
- 保育自然環境與野生動植物
- 尊重其他旅行者的權益

「保護環境，由我做起」，孩子能自動自覺地撿拾垃圾，正是因為我們成人經常在做同樣的事情。身教重於言教，透過教育，希望能把無痕山林的原則，內化成孩子們堅守的信念，把清淨的環境，還給自然。用行動，讓野生動物免於垃圾的傷害。



親親大自然

劉惠寧 |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副總監（環境保護），環境諮詢委員會成員，同時也是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物種生存委員會多個專家小組的組員。

2015年可說是在環境議題上火熱的一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所通過的議程，在17個發展目標中有兩個是關乎保護地球的自然生態，分別是保育海洋和陸上的生態系統。其後在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氣候改變大會，各國亦就減少碳排放達成協議。事實上，我們的福祉與環境息息相關，而自然保育更是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與此同時，2015年亦是極端天氣頻仍的一年，在全球歡渡聖誕佳節和迎接新一年的時候，南美洲和英國出現罕見的水災；西班牙因異常溫暖的天氣而發生大面積山火；澳洲南部因乾旱而受火災威脅、北部卻受暴雨和水浸侵襲。在香港，2015年的冬天亦消失了。

在這幾十年，很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顯著增長，人類在科技及資訊上也突飛猛進，但環境問題卻在加劇，造成的傷亡、破壞和帶來的悲痛亦愈發嚴重。這說明若只顧發展經濟和金錢收益而忽視環境的關護，並不會為人類帶來長久幸福，而經濟發展也不可能持續下去。

雖然現在面對的環境問題相當嚴峻，但我們亦可從香港的發展歷史中得出一些正面的經驗。開埠之初，從一些當時的畫作可見，維港兩岸的山上幾乎是完全缺乏樹木的。在 1870 年代香港政府開始大規模植林，範圍遍及香港島和新界幾處大的林區。二次大戰發生，卻將幾十年的心血摧毀掉，由於來自中國大陸的燃料供應被切斷，在香港郊野的大量林木被砍伐來做柴薪，只有在鄉村後的風水林受村民保護和在偏遠地區的一些樹林得以倖免。

戰後植林工作再次開展，在七十年代後期大片的水塘集水區被列作郊野公園保護，野生雀鳥和動物亦受到法例保護、打獵被禁止。這些有力的保育措施令大自然的生態恢復過來，好一些森林鳥類和動物如黃腹鼬更重回香港。

在一個七百多萬人居住的大都會，我們能享有這麼優美的自然環境，其實是前人不懈的保護和照顧，再加上大自然頑強復修能力的成果。香港的郊野不但孕育著異常豐富並具國際重要性的野生動植物品種，更有提供清純的水源、淨化空氣、消滅碳排放、防止水土流失等等生態價值。

此外，它亦為廣大市民提供一個美麗、舒暢的戶外休閒娛樂之地，是無窮歡樂與妙趣的泉源，對生活在擠迫都市裡市民身心的健康有莫大裨益。

要強調的是，上述生態保育工作是和香港的經濟、社會發展同時進行，香港的生活質素提升也有賴於此。香港現正處於發展的十字路口，我們可以只顧經濟發展而不理會破壞大自然的後果；我們亦可以汲取教訓，將精力投放到環境保育與社會發展，再一次為香港創造出一個新景象。正確的路向其實顯而易見。

到郊野走一走，拋開物質社會的枷鎖，用心去感受大自然，你將會和很多遊人一樣展現歡顏，這也是金錢所難買到的。



一封聽眾來信

鄭丹瑞 |

暱稱「阿旦」，著名跨媒體文化人。涉獵電影、電視、電台、舞台、報紙專欄等多個範疇，在娛樂圈、文化界多面發展。

數數手指，2016年，是我入行第四十年；沒有什麼值得大事慶祝，卻有一些感受，值得分享。

由於我是家中最年幼的，我之前的姐姐，比我大五歲，已經有一點代溝，再加上哥哥姐姐讀書成績都很好，經常名列前茅；唯獨我，讀書成績一向中庸，無甚突出，所以很自卑，很怕跟兄、姊比較。成長的日子，陪伴我的，是一部原子粒收音機，無數的歐西流行歌曲，以及介紹這些流行音樂給我的「唱片騎師」們。

升上中學後，很快我便當上補習老師，自己賺錢交學費，省吃儉用。第一份送給自己的禮物，就是一個黑膠唱盤，和一張 Peter Paul and Mary 的黑膠唱片。當時的夢想，是要成為一名出色的「唱片騎師」。

1976年，我是浸會傳理系二年級生。後來誤打誤撞，竟然夢想成真，在商業電台做起「唱片騎師」！只不過，當時的表現，完全談不上「出色」這兩個字。我得到了一份夢寐以求的工作，

但我沒有好好珍惜，被批評做節目做得不夠好，我覺得對方是刻意針對，我很不忿氣的離開，然後加入香港電台。那時我被力捧，被安排主持晨早黃金時段一個叫「音樂蛋」的節目。做了不到三個月，電台高層就以不夠經費為藉口，要求我主持凌晨的另一個節目「輕談淺唱不夜天」！我仍然記得第一個通宵的晚上，第一個小時，我只播了五、六首歌，包括了梁祝協奏曲，以及在炎炎夏日的晚上，播放長達十多分鐘的聖誕串燒歌！我深深不忿，充滿怨氣，「難聽」，已經不足以形容我主持的這個節目。

兩個星期之後，我收到一封聽眾的來信，也是當時唯一的一封聽眾來信。信中很簡單的寫著：「親愛的節目主持人：如果你不想做這個節目，請你離開，我是一個需要音樂去幫助我通宵工作的聽眾。」沒有憤怒，沒有責備，輕輕的四句說話，卻狠狠的攞了我一大巴掌，叫我想了很久很久：「鄭丹瑞，你說過你自己很喜歡做『唱片騎師』，可是，你從來沒有用心去做！你的夢想太容易得到了，於是，你隨隨便便的就放棄了。」

自此，那封信之後的每一個「輕談淺唱不夜天」，我都用心地播好每一首歌，講好每一句說話。聽眾點唱信也越來越多。三個月之後的一個晚

上，我收到了渴望已久的一封聽眾來信：「親愛的阿旦，請你在凌晨四點鐘新聞之後，播出 Eagles 的 The One You Love。」我認得那字跡，正是三個月前要求我離開這個節目的那位聽眾。信裡面，沒有半句讚美的說話，但是我已經有說不出的感動和滿足，因為他終於認同我可以留在「輕談淺唱不夜天」這個節目，用我精心挑選的歌曲，陪伴他渡過漫長的夜晚。

老實說，之後我製作的「三個小神仙」、「小男人周記」，雖然成為廣播界的傳奇，但成功感卻遠遠不及我得到這一位無名氏聽眾的認同。

夢想當然可以成真，若不好好珍惜，它隨時會變成一個惡夢。



專業

鍾尚志 |

前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有「香港內窺鏡之父」之稱。2003年非典型肺炎疫症爆發，積極參與抗疫工作為市民稱頌。

新加坡的天氣很熱。幾年前在當地的行人隧道內看到一間政府醫院的宣傳海報，令我感到有如一桶冰水當頭潑下來。海報大意是說：「我們醫院的員工如果有親人因病入院做手術，不用忙著找熟人。」

「關係」在中國人社會特別重要。俗語有云：「有人在朝好做官。」不論要辦什麼事，有熟人總是事半功倍。在醫院工作的員工，多少也有點人際網絡。家人有病，最是徬徨，自然會攀攀關係、找找熟人，希望自己的親人得到最好的照顧。就算和主診醫生不認識，也會輾轉托人轉達，打通關係，只希望醫生在上手術台時格外留神。在香港廉政公署未成立的年代，禮物和紅封包都是大家見怪不怪的事物。

我是外科醫生，經常會接到這樣的電話：「某某人的某某人入了院，務請特別照顧！」早在醫學院的時候，我的老師已告誡我們，這些病人，千萬要依照常規，按足本子辦事，切不可因為病人的身份特殊而改變一貫的方案。名人不一定能得到最適當的醫療，醫學上的所謂「要人症候羣」，就是醫生因為病人身份特殊，不按常規特別照顧而引起的醫療失誤。為了取悅熟人或名人，在診斷或治療的過程走捷徑、偏離平常採用的診治方法、

處方最新的藥物、採用未成熟的技術或未經測試的新儀器，最容易出亂子。平常用在一般病人身上的一套，是最安全、最有效的方法，也就是最好、最合適的醫療方案。

每當有天災人禍，領導人巡視現場時，一般都會責成前線人員要盡一切力量搶救。我看到這些報道，心中總是有點兒不舒服。難道沒有這樣的指示，前線醫護就會袖手不理，或是敷衍了事？

對音樂有要求的歌手，每次的演出都會全力以赴，不會因有權貴在座而「加多兩錢肉緊」。把每首歌唱好是對音樂、對觀眾、對自己的尊重。

這就是專業。

記者的生命在前線

呂秉權 |

新聞傳媒工作者，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曾任電視台記者及擔任主播。

「記者的生命在前線」，前輩程翔兄這個深刻的體會，也是筆者幾年前離開採訪前線轉到大學教書的一個痛苦掙扎和遺憾。

離開了前線，由記者變回讀者，眼見世界分秒在變，時局急速發展，自己心中本能地焦急起來，老是想捉緊和見證家國大事的每個細節和片段。可惜身份已變，如今只能隔岸觀火，紙上談兵，看到行家們能作第一線採訪和見證，欣羨之餘，也不時有種想衝回新聞現場看看的衝動。

因為想多些時間「留港建港」照顧兩名年幼子女，2012年9月，筆者暫別中國採訪戰線，回到自己的母校——浸會大學新聞系任教，希望以生命影響生命，用心啟發和培育未來記者。這份教師的前線工作，雖沒跑新聞般刺激，但同樣任重道遠，意義重大。

新聞教育，啟發新一代做記者，我認為做人、做事皆重要，而「做人」往往先於和優於「做事」，因為前者是品德，後者是技術，像一個醫生一樣，醫德比醫術更重要。

記者替公眾履行監察政府和權貴的職責，為民喉舌，經常可以接觸第一手資料，甚至可先於公眾獲得某些資訊，例如部分官

方報告和股價敏感資料等。同時，記者由於採訪和研究所需，除了新聞現場，往往亦能免費進入不同的場所和展覽場地，例如主題公園和書展等。因此，每個記者均深深明白到，自己必須公正無私，不謀私利，對得起這份天職和公眾的期望。而向記者提供資料和採訪便利的個人或機構，亦基於這份假設和信任，繼續配合傳媒的工作。

與此同時，時刻保持身份的獨立，不受政治勢力和經濟利益所左右，報道只建基於事實和專業判斷，亦能令記者站於不敗之地。

民國時期，復刊《大公報》的老報人張季鸞先生提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辦報方針。

不黨者，即獨立於政黨門閥社團派系，純以公平原則等視各黨，以公民地位發表意見；

不賣者，即獨立言論無價，不作錢財交易，不會出賣知識分子的靈魂；

不私者，即公器不作私用，辦報並無私圖，只作公眾喉舌；

不盲者，即不會盲從附和，自勉要詳求事實、道理。

此四者，講求獨立、無私、理性，價值恒久，不因時代轉變而過時，也不因環境而改變。記者的志業是崇高的，願以此文與大家共勉。

惜物 感恩

林智中 |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客座教授。曾於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從事青年德育工作，並負責《拓思》的創刊，多年來一直熱心德育推廣工作。

不知道是因為全球暖化，抑或是厄爾尼諾現象，又或是兩者共同的影響，一直到十一月下旬，氣溫才跌到 20 度以下。雖然，一直不太喜歡寒冬的蕭索，但久違的冬天就要來了，還是依然習慣，將藏於衣櫃深處的寒衣翻出來。

打開了衣櫃，把衣服拿出來，一大堆的放在床上，我便跑到客廳看報。過了不多久，太太拿了一件深藍色的小毛衣到客廳，說：「你記得這一件毛衣嗎？」

「呀，有點印象，好像是女兒穿過的啊！」

「是呀！是女兒年幼時候穿過一兩年的，然後，給了表弟，後來，表妹也穿過，幾年前，你的妹妹還給我的。」

「哈！三個小孩穿過的衣服，還是這麼新的！」

「是呀，這是媽媽手織的毛衣，用了上好的毛線。」

腦海中，想起外婆在處理家務之餘，坐在沙發上，一針一針地織著，這樣的動作不知重複了多少次，才織成這件「溫暖牌」毛衣。她甚至沒有事先量度，女兒試穿時，已經很合身，就好

像她的腦袋中存了一個3D的孩子身型。相信，年幼的女兒不一定知道毛衣背後大量的心血和無盡的愛心。肯定的是，她穿著上學的時候，一定帶來不少羨慕的眼光，和那美美的溫暖的感覺。想到這裡，我和太太異口同聲地說：「這是婆婆的手工，毛衣實在太美了；衣裳伴隨了三個孩子的成長，應把它好好地保留，讓下一代的孩子也享有這樣的福氣。」

小小的毛衣承載著大大的愛心。孩子的成長不單只是吃飽穿暖和有住的地方。他們還需要周邊的人充分的關愛與提供成長的機會，才能一點一滴地學會生活的技能，建立正面積極的價值觀。爸爸、媽媽、長輩們或努力地以身作則，或犧牲自己的工餘時間，為了讓孩子有較好的學習機會，傾盡自己所能努力為孩子全方位提供協助。其實，學校內的老師，特別是教授家庭支援較少的學生的老師，往往是身兼父母之職，他們除了授課外，還要照顧孩子的身心成長。

一粥一飯，一針一線，光陰如經緯，交織如梭，父母長輩師長的辛勞都慢慢淡忘在時光裡。一件小小的毛衣不經意間留下一段註腳，靜靜地見證著這一切。有趣的是，「養兒方知父母恩」。年輕的人往往要等到自己成為了父母，角色互換後，才會看透這一點。但更有趣的是，為人父母師長者從來都是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不管何時何地，不問寒來暑往，他們一如既往地努力著，所謂傳承大抵如此吧。

家傳之寶

羅乃萱 |

家庭發展基金總幹事，資深青少年工作者及親子教育工作者。近年主要探討現代人的婚姻關係、親子溝通與管教、家庭德育等課題。

孩子將出嫁了，那天從保險箱拿了一些媽媽留給我的首飾，給孩子逐一試戴。女兒問：「這些項鍊戒指都是真的還是假的？值多少錢？」

「不知道啊！」

「那婆婆沒有告訴你嗎？」

「沒有！」因為在她心目中，真的假的都不重要。她收藏愛戴的，就是心頭好。因為老媽常說，錢只是個數字，每一件首飾都在尋找它最適合的主人。若戴上去得體漂亮，就是無價。

「看看這顆心型戒指，小時候見到婆婆戴著，就嚷著要她送給我當嫁妝，結果她講得出，做得到。」

雖然家母在女兒四歲那年離世，但她對孫女兒的影響，就是這樣透過遺留下來的寶物，昔日跟我的對話，一點一滴傳遞下去。

如今，看著這些有形的家傳之寶，倒想起過去成長日子以來，父母傳給我們那些無形的家傳之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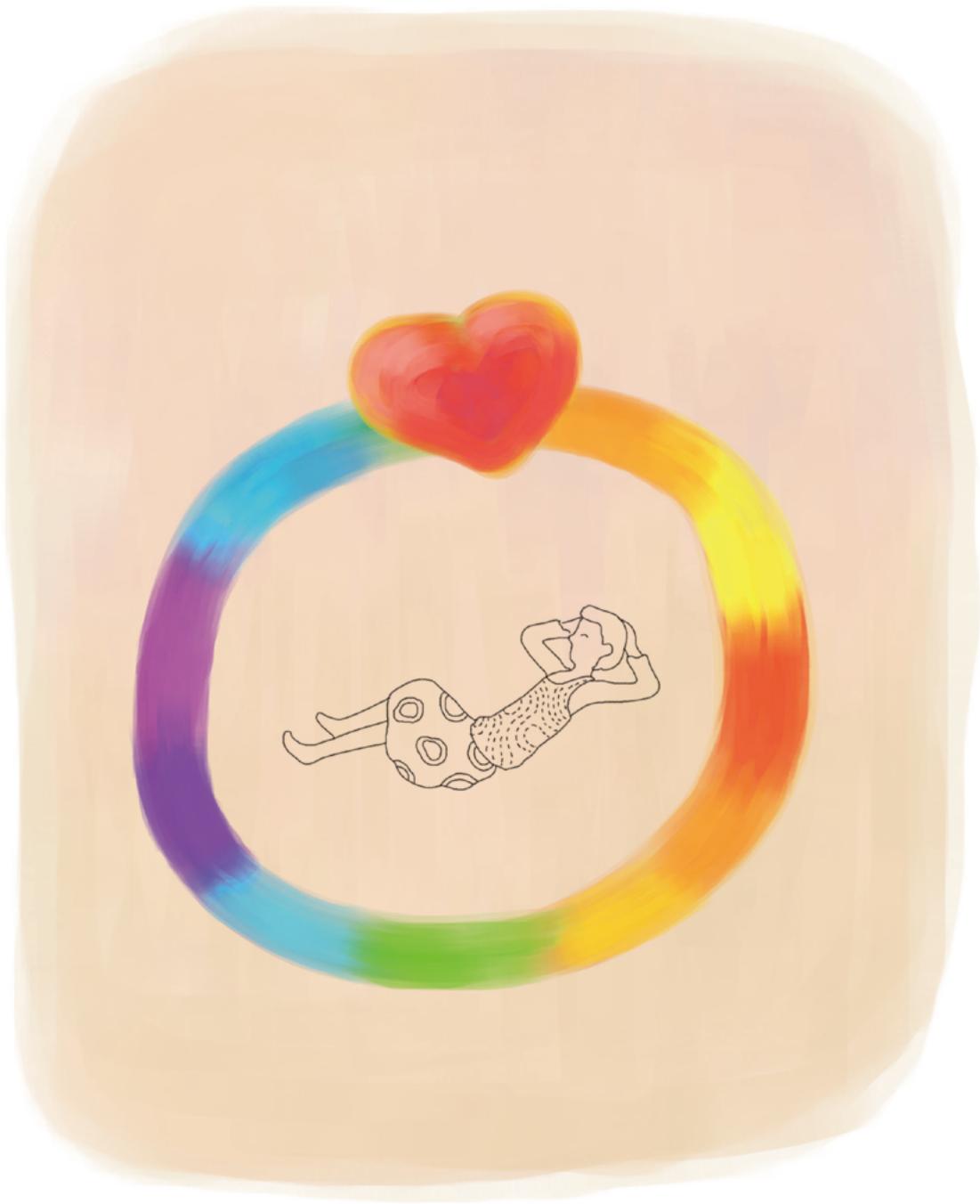
(一)「回家吃晚飯」的傳統：這是老爸的堅持。自從兒女婚後，他要求我們每個週末都要帶孩子回家晚飯，媽媽就會到街市買菜「加料」，讓兒孫們有一頓美味豐富的晚餐。更重要的，是飯桌上的閒話家常，有時公公會提他的創業辛酸(加上笑話)，有時婆婆會向我們提起昔日跟她拼搏的「夥計」近況，特別是過年時節，總見到昔日的「夥計」來拜年，種種念舊報恩之情，就在每趟的茶餘飯後傳遞著。

(二)做人要講誠信：這是父母素常的堅持。做生意要老實，否則顧客會不再信任你。做人要講信用，說做就做，答應過別人的事情一定要完成。對「夥計」、顧客如是，對子女亦然。甚至跟別人約會，老爸都堅持要早到，他說「守時是美德」，約了人家若遲到就是浪費別人的時間。

- (三) 對夢想要堅持：老媽本是一位老師，後來在老爸鼓勵下，當了股票經紀，還是香港頭一位股票女經紀。知道她備受壓力，每天工作也很辛勞，但從不放棄，直至退休。
- (四) 總要對人好：昔日父母身邊都有不少好朋友，他們不單是生意上的拍檔，有些更是同行數十載的知交。曾問過母親為何有這樣多好友？她笑說：「總要對人好！」而且她的「好」是不分階層，從門口看更至生意上的大股東，她都一視同仁對待。

這些年，有機會在不同場合跟家長分享品格教育，大家都問及在這個價值紛亂的世代，怎樣教導孩子明辨是非，將信念傳承下去。坊間有關的書籍與技巧多的是，有的教你怎樣跟孩子對答，有的教你利用傳媒新聞跟他討論。

但我最相信的是：潛移默化，身體力行。想起上一代就是這樣，把他們所篤信的價值，「活」出來給我們看。如今，我也嘗試把上一代所教導我的，傳給我們的孩子，讓她明白，世上有許多東西，如誠信、親情、關愛等，才是維繫家庭，建立人鄰關係的無價寶呢！



李清詞 |

香港首位女牧師。曾任英華女校副校長兼校牧、世界傳道會教育幹事、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副總幹事。

別窮得只剩下錢

今天的香港，人們對任何事情，出現意見分歧以至紛爭乃慣見。唯獨對金錢的看法卻頗一致：金錢比什麼都重要！財富似乎是許多人所夢寐以求的。

當然，金錢非萬能，但沒有錢便萬萬不能。在這經濟掛帥的世代，向前看便是向「錢」看。「錢」先行，別的只有讓步跟着走！

「錢」果真如斯重要嗎？果真那麼神通廣大嗎？有錢果真可以萬事足嗎？我看不然。

「錢」可以買藥物，但買不到健康；

「錢」可以買房子，但買不到溫暖的家；

「錢」可以買食物，但買不到胃口；

「錢」可以買優質床褥，但是買不到熟睡；

「錢」可以買名貴飾物，但買不到真正的美。

一切只向錢看的話，自然心中無人。為了錢，人便輕易漠視親情，輕易出賣人格，什麼良知、道義、誠信都自動人間蒸發了。如斯人生，便窮得只剩下錢了！

「錢」本身並非罪惡，讓它在心中作主作王才是罪的根源。從報章、電視所報道的新聞，可發現不少有關殺害至親、出賣摯友、欺詐同儕、手足對簿公庭、夫妻背棄盟誓。人間醜惡悲劇，天天上演！

在這歪曲悖謬，只問價錢不問價值的世代，要撥亂歸正，重新建立正面價值觀並不容易。今天，飽學之士，達官貴人亦有不擇手段，為了「錢」而出賣良心，出賣人格的。甚至國家、政府，也有甘願讓「錢」牽着鼻子走，擇善固執便要有無比的勇氣了。

幾年前有過一段新聞報道：有關在某地震山崩的重災區的一段訪問。記者訪問一位四、五歲的小孩，問她他日長大後的志願。她不假思索便坦然回答：「我長大了希望做貪官！」幾歲大的孩子，竟知道致富的捷徑！

如前所述，貪錢拜金是萬惡之源，要不貪不拜便得有極大的道德勇氣，才能持守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抱負。不擇手段求富的未必是窮人，有時會是一些有學問、有地位，有名有勢的所謂上流人物。他們絕非貧乏，只是抵擋不了「錢」的誘惑！

要力挽狂瀾，移風易俗的是優質教育。我們可以燃點自己，實踐言教身教的神聖任務。為下一代，為香港、為世界，讓我們在家裡、在學校、在社會，努力不讓錢作怪！

張帝莊 |

資深傳媒工作者、專欄作家。從事新聞採訪和編輯工作多年，曾任職多家傳媒機構，其著作曾獲得第七屆「香港書獎」。

我們都很富有

讀小六的女兒是學校辯論隊隊員，我們經常都會就辯題展開父女間的辯論。有一次辯題是：「學業成績對個人前途最為重要。」女兒擔任反方，她指出品格、性情和修養比學業成績更重要。我難以反駁，只是讓女兒舉出例證。她說：「爸爸，你沒讀新聞嗎？上海復旦大學一名醫學院碩士生，因為跟室友爭執，下毒殺死了對方，結果自己也被判處死刑！」

我忽然愣住了。

女兒繼續說：「學歷這麼高的人，竟然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爭執而鑄成大錯，由此證明，學業成績不比品格、性情和修養重要！」

女兒看我一副出了神的表情，「咯咯」一笑，帶着得意的表情，施施然離去。

我之所以呆住，不是因為辯論輸了給女兒，而是我突然想到，我們的教育制度和社會環境，經常灌輸一種單一而錯誤的價值觀給下一代。

明明「學業」不及品格重要，人人清楚，連小學生都明白，可是一到了現實，孩子的家長都忘記得一乾二淨，個個爭相催谷孩子，報讀名校，變成張牙舞爪的「怪獸家長」。我們每天讓孩子花幾小時上補習課，然而，我們每天有十分鐘時間給孩子講解品格如何重要嗎？

家長不花更多時間進行品格教育，是因為一時疏忽，還是因為家長自己都身在一種單一而錯誤的價值觀漩渦之中？

當坊間娛樂雜誌不斷用羨慕的語氣寫某富豪的姨太太如何出入富貴場所，如何身穿名牌時，我們的記者並沒有像揭發某個半紅不黑男藝員不忠於妻子時那樣「義憤填膺」、那樣「義無反顧」地鞭撻那些坐擁三妻四妾的超級富豪。在那些娛記心目中，名利的價值已經超過對婚姻和愛情的忠誠。

雖然主流傳媒和許多人心底裏信奉「名利就是人生最高價值」，但是，一如我的女兒，這次我選擇站在「反方」那邊。

單車運動員岩士唐在 1999 年至 2005 年連續七屆奪得環法單車賽冠軍，聞名全世界，成為許多人的偶像，而且獲得無數品牌巨額廣告贊助，可

是 2012 年他被指控長期使用禁藥，國際單車總會終於褫奪他七屆冠軍頭銜，追回三百多萬美金獎金，贊助商亦紛紛離他而去。當年的單車英雄，結果身敗名裂。

名成利就，也許相當重要，但我們必需明白，世界上還有許多東西更重要，例如誠實，例如正直，例如心安理得，又例如安穩的家庭生活。名利若沒有其他更重要的價值支撐，很容易在旦夕之間崩塌。即使名利權勢能夠持久，但要付出其他更重要的代價，我們又是否真的願意？

某一次，聽一間學校校長在畢業禮的演說，印象極深。該校的學生很多來自經濟環境較差的家庭。校長的演辭大致如下：「各位同學，有人可能說你們很窮，但我要跟你們說，你們都很富有！你覺得校長胡言亂語，但是請讓我問你們一些問題。你們願意失去手腳來換一百萬嗎？不願意的話，你們現在有手有腳，那麼，你們就有一百萬了！你們願意失去所有親人和朋友而獲得一百萬嗎？不願意的話，你們又多了一百萬了！你們願意變成不會思想的人而得到一百萬嗎？還有，你們願意失去品格而得到一百萬嗎？如果都不願意，那麼，我告訴你們，你們現在每一個人都擁有四百萬！你們說，你們是不是已經十分富有？」



阿祥為什麼你玩命

周兆祥 |

四十多年來提倡並身體力行過回歸自然的生活。現任綠田園、身心靈平台、香港食生會、綠野林主席，積極推廣文明的綠化。

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會開店搞企業當老闆管理團隊；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會替人做治療；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會公開玩音樂娛賓；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會入廚專業做菜賣藝；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會教氣功風水打坐……近年居然全部做齊了。

於是真心相信：人算確是不如天算，人往往只看到眼前，生命卻九曲十三彎永遠有驚喜，上天的安排絕頂巧妙、奇妙、玄妙。

明知山有虎

自己第一個承認：做生意完全不懂更不合脾性，做治療根本沒有資格沒有訓練，氣功風水簡直「三腳貓」也談不上，身上的音樂細胞極少，本身對飲食毫不講究而且愈來愈沒有要求，打坐說不上有心得有什麼境界。既然是這樣，怎麼會不自量力處處自暴其短、累己累人？

恐怕只有一個原因：不忍。

四十五年前大學畢業出道，已經深感社會水深火熱、眾生堪憐，處處都是壓逼欺騙，人類文明岌岌可危，社會上不少有識見之士卻一窩蜂投靠權貴以謀私利，人類走上絕路，然而大家卻視若無睹，生活如行屍走肉……

身為知識份子，深信國家（以至人類文明）興亡，匹夫有責，中華民族歷來士大夫備受崇敬，皆因有德有能，更無悔投身服務社會，以家國為己任，總是不計較個人得失安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赤膊上陣

打從 1980 年代以還，香港經歷了回歸及六四民運，然後接二連三金融風暴，身邊的社會棟樑紛紛老鼠棄船，移民四海，本地社會經濟、政治、民生面對種種挑戰。像阿祥這樣無德無能之輩，見狀不得不赤膊上陣，縱然萬箭穿心，只感到悲壯一番才不負此刻的召喚。

經過一番傻兮兮亂打亂撞，遍體鱗傷，終於明白到生命中一個核心的道理：為天之所欲為，必無往而不利。人辦不到的事，上天毫無難度；只

要你的夢想是上天想達成之事，宇宙定必有力量玉成其事。你所需的資源，一定不愁短缺；你不懂的，總會有辦法教曉。

瀟灑走一回，好好交代

不斷有朋友擔心阿祥做如此高難度、人人（特別是有識者）公認無可能存活的生意，頻頻關心相問是否捱得住此壓力，擔心小弟隨時身心崩潰。但我會相告，如果這是自己的生意，早已無數次呼天搶地、一夜白頭；可幸明知這是上天委派來做的功課，只要宇宙的大計劃需要它完成，沒有可能不成功，相反如果無法維持下去有離場的一日，無非就是完成了歷史任務，有所交代而已。上天六十多年來厚待這個傻小子，將來沒有理由改變。

我的荒唐

生命中沒有什麼值得捨身以求的話，一世是白活了！……慶幸自己明白，而且矢志不渝。

